

堯樂博士傳(十)

李郁塘

民國二十年十月初，小司令馬仲英，因腰部受重傷，躺在病床上多日，雖自行設法醫療，却不見療效！於今省軍東來哈密，當然就難對陣，在無可如何之下，只好接受堯樂博士的敦勸，暫時退出新疆，以便退回肅州去療養傷疾。張培元之率大軍東來，在未戰即勝的情況下，就達成驅逐馬軍的任務。遺下單純的哈密事件，在他想來，就不宜再用武力去解決。乃派出和談代表，就和反金領袖堯樂博士去談和。蓋因堯氏自民國十六年出任哈密軍事首長後，每次督省洽公，第一個與他接觸的人，就是軍務廳第一科張培元科長。因此二人不僅相識多年，而且相互欽佩。意氣相通。於今雖然成爲敵對，但內心仍有靈犀一點通之情在。因而雙方一經展開和談，很快就研擬出四點方案，用以解決此次民變事宜。在堯樂博士來說，張培元是金樹仁手下的第一位親信人物。他說出的話，就可代表金主席，如與之談和定案，當然可以信得過。在張培元來想，堯樂博士在楊將軍（增新）主政時期，是安定東疆的柱石人物，於今變成反金領袖，絕不是堯氏好亂成性。完全是前哈密駐軍師長劉希曾，與援軍司令熊

發有二人，對人不當，處事乖失，有以致之。如能設法將堯氏重回政府懷抱，仍是安定東疆的柱石人物。因而他要與堯氏展開談判，用以解決哈密民變事宜。

金樹仁與堯樂談判

此事果能如此定案的話，那麼新疆的歷史，就要重寫。不僅馬仲英再度進軍新疆的事，不會再現。即民國廿二年「四一二」政變的事，也不會發生了！那樣一來，金樹仁在中央政府鞭長莫及情況下，就可當上終身的新疆省主席了！如無多疑詭譎的金樹仁，在小司令馬仲英率部退出星星峽後，就三令五申，電促張總指揮要乘勝進軍天山八大石山區，追剿變民總部，以便斬草除根，好永絕後患。然而張培元氏，却認爲動用武力去解決民變事件，不合實情。假如真得將維民趕盡殺絕，全省沒有了老百姓。你金老大還能當新疆省主席嗎？張氏在衡情度理下，乃本着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訓，硬要走楊將軍（增新）的舊路。仍宜運用堯樂博士的力量，來安定東疆地方。這樣也就徹底解決了哈密民變事件。

就在堯張二氏，進行談和有了眉目、研製出四點方案簽字前夕，金樹仁三令五申張培元，未見反應以後，頓然疑神疑鬼起來。想到張培元身爲東路剿變總指揮，手握大軍之際，可能將哈密變作陳橋。如由堯樂博士糾合省軍將校，將黃袍加諸老張身上，那麼新疆省主席的職位，豈不由張培元取而代之？！金樹仁一向護應心切，一起此念，即時就召集軍務廳長，也就是他的五弟金樹信，密商求證此一疑竇。

金老五一向對老張敬畏三分，有所顾忌。只因其兄對老張俾侍甚殷，不敢冒言進讒。於今其兄對老張既起疑念，當可暢所欲言了，乃搜盡枯腸，添油加醋，來述說張氏往昔諸多不是。自己說了仍嫌不足。接下先將劉希曾與熊發有二人，對張培元不滿的小報告，一一展示其老大大面前。原因張培元率軍解圍哈密老城後，已探知哈密民變主因，全由劉熊二人處理不當有以致之。曾當面痛責二人的不是。這兩個不學無術，剛愎自用的武夫，當然懷恨在心。於焉在返回迪化以後，就指控張培元野心不小，在哈密按兵不動，就是想爭取堯樂博士與維民的擁護，想作王莽第二，

如不及早取消其兵權，可能成心腹之患。此外盛世才出任東路副總參謀長一職，也是金五別有用心之安排。利用非甘肅籍的盛世才，暗中監視張培元的一切行爲。恰巧張培元對盛世才沒有好感，向有成心！盛世才雖被金樹仁任命爲他的參謀長。但自大軍東行以來，根本不徵求盛氏的意見。盛世才被冷凍在一旁，當然心懷不滿，他對金五的小報告中，也暗示張培元是個目中無人，唯我獨尊的野心家。

金樹仁在軍務廳求證確實後，當即採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以電令免去張培元總指揮的職位，並指令即日將副總大印移交參謀長盛世才後，要其隻身返省逃職。張培元接得此電後，曾浩嘆再三，眼看就可救平哈密的民變事件，又成泡影，真是新疆的不幸！

外蒙代表前來利誘

張培元一向是秉持正義的一位將軍，對金樹仁不仁不義，在陣前來撤他職是莫大的侮辱，內心的痛苦不言而喻。乃發下誓言，今後決不再過問金家的事了！在接電翌晨將大印移交盛世才後。只領了兩個侍從，騎了三匹駿馬，取道天山北路，繞過省城，直返伊犁去當他的伊犁鎮守使，從此果不再過問金樹仁的政事。即使民國廿二年「四一二」政變時，金樹仁再度電促張培元出兵「勤王」。張培元也相應不理。其後盛世才力逼金樹仁離新，路經烏蘇時，再電張培元有意到伊犁作偏安之想，也被張培元峻拒於門外。由此可知張培元痛恨金樹仁到什麼程度？

盛世才繼任東路副總指揮後，金樹仁仍感頭輕足重不大放心。乃一面下令盛總指揮撤師回省，一面徵調塔城都統黎如海出任哈密駐軍師長，兼哈（密）鎮（西）警備司令，負起處理哈密民變事宜。就在省軍東來西調的過程，時序已進入民國廿一年的春天。就在省軍與變民，相持未戰的一段空檔期間，有那麼一日，突由外蒙古邊境，竄來五位代表人物。逕至天山主峯北麓山口，聲言要晉見回王府二品大都統，也就是當時反

金領袖堯樂博士。當這五位代表，經由警備人員領到反金總部時，首先將漢蒙維三種文字，所製成的名片奉上。堯樂博士一看名片，由名字上就看出仍分三種民族，如江森大爾瓜，羅生大爾瓜就是蒙族人，阿寶是哈（薩克）族人，土爾遜與哈生木就是維（吾爾）族人。這五位代表除本族語言外，均會漢語。由他都會漢語來推測，他們五人應當都是中國人才對。然而當時他們都不承認是中國人。堯樂博士爲了好奇乃追問下去，同時爲了五位代表同能聽懂他的話意，乃採用漢語和他們交談起來。堯氏首先依照回教見面禮，道了聲「賽拉木」後就發問的說：

「你們五位從那裏來？」

「我們由外蒙古的烏里雅蘇臺來！」

「你們五人的民族成份不同，原來是一道來的，還是偶然在行途中，遇在一起的？」

「我們五人同時由烏里雅蘇臺起身來新疆的！」

「那你們五位可算外蒙政府的代表團了，不知你們五位中，那一位是首席代表？」

「我是首席代表！」答話人是江森大爾瓜。堯樂博士就此和江森大爾瓜，展開了一場最精彩的對話。乃接下就問：

「那們你們五位，是奉了外蒙政府的使命，前來新疆專門來會見我的？」

「我們這個代表團，並非由外蒙政府所派遣，更上層樓，由蘇俄史達林元帥，指派我們直接來晉見大都統的！」

江森大爾瓜的回話，大出堯樂博士意外，他們五人分明是外蒙籍，也從烏里雅蘇臺來。於今竟成爲俄酋史達林的代表。真是意想不到。久傳外蒙古與唐努烏梁海等地，已被俄帝掌握控制。由江森大爾瓜的出語證明，一點也沒錯了。此一回話，當然要引起堯氏的驚疑，乃接下又問：

「史達林派你們五位，不遠萬里遠道前來新疆，不知有何貴幹？」

從這時起和堯氏交談的人，只有身爲首席代表江森大爾瓜一人來發言，其他四人不敢再隨便插嘴。這就是共產黨外交人員的守則。接下就由江森大爾瓜，鄭重其事的回稱：

「史達林元帥對哈密維民反金運動，非常同情！蘇俄政府極願拔刀相助，借道支援。好使新疆維民『革命』工作，早日達到目的！」

堯樂探問俄諜企圖

堯樂博士對俄帝染指新疆的企圖，早有戒心。於今史達林派來代表來插手新疆的事。更使堯氏提高警覺，乃改用試探口吻，再問下去：

「俄國政府既願拔刀相助，借道支援，不知

如何個援助法？」

「俄國政府已撥下鋼槍五百枝，子彈十萬發，軍裝五百套，作為武裝維民最低的所需；此外還撥下白銀四萬兩，供作你們『革命』工作的經費。這些槍彈銀兩，現在均經外蒙政府運至新疆邊境，靜等大都統派人派馬前去接收！」

江森大爾瓜說完此話，就眉飛色舞，一臉自鳴得意的氣色，就認為他們援新代表團，一定會成為反金領袖，堯樂博士最歡迎座上佳賓了！

堯樂博士聽畢江森大爾瓜說明來意後，已探知俄酋史達林心懷叵測，要利用哈密維民反金事件，來插手其間，一舉將新疆攪走，變成俄帝領土。但其陰謀如何，計劃怎樣，仍未有露骨表示，尚有進一步，試探求真的必要，乃接下又問：

「俄國政府援助我們維民『革命』工作，用的是什麼方，有沒有其他條件？」

「有」！江森大爾瓜答的好不乾脆。

堯樂博士聽到江森的「有」字後，更引起他的好奇心，乃接下發問：

「有什麼條件，如何個辦法，請道其詳！」

「談條件，首先請大都統，今後不要再讓小司令馬仲英再度進入新疆，來參與你們的『革命』工作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史達林元帥認爲馬仲英是中國內省人，他不願坐視新疆維民『革命』成果，輕易落到馬仲英手裏！」

真會挑撥離間，新疆發生了反金事件，不讓

內省人過問，不讓成果落到馬仲英手裏。反而由俄酋來過問，由俄國人來接收成果了！堯樂博士聽畢江森大爾瓜的此一回話後，就心裏有數了！但支援的辦法，還沒道出，乃接下又問：

「那麼史達林支援維民反金的方案或是辦法又是什麼？」

「史達林元帥希望在大都統領導下，將新疆改成爲伊斯蘭王國。」

江森大爾瓜回言至此，不待堯樂博士發言，他就神情肅穆，鄭重其事的，自懷中掏出用玉質製成的兩顆大印，畢恭畢敬的用雙手放在堯氏面前。堯樂博士原以爲他們遠道而來，爲表示一點敬意，帶來的古玩禮物。當即低頭細審，赫然上面刻有阿拉文字，竟是『伊斯蘭王國』與『伊斯蘭國王』兩顆玉質大印。在堯氏低頭細審兩顆大印文字中間，江森等五人，看在眼里，想在心頭。

堯樂博士從此時起，就由回王府一品大都統，一躍而高升爲全疆的國王。當然要喜出望外，高興萬分。他們五人無異是參加登基大典的貴賓。自會獲得「堯國王」的格外重視，與優禮有加了！

義正辭嚴訓斥國賊

巨料堯樂博士看過俄製兩顆玉質大印後，却勃然變色，怒不可遏。即時手指着江森大爾瓜的鼻子，大聲責斥的說：

「天下甯有是理，我堯樂博士要建王國，想當國王，那有國名由別人命名，國璽由俄國來製的道理。在你們五人遠道而來，可能是好意。但對我堯某人來說，却是莫大的侮辱。這明明是史

達林想牽着我的鼻子，爲他作走狗當鷹犬，好將新疆這一塊肥肉，吞到北極熊的餓肚裏去。那有援助我反金的一點誠意！」

堯樂博士在痛斥江森等五人後，就怒極反喜，以冷笑口吻，又追問下去。

「由你們五位都會漢語，可知你們的祖先都是中國人。現在居然變成俄國政府的代表，給俄國政府作外交代表，豈能由他國人充任？那你們五人現在都算入了俄國籍了？」

「我們五人現在的國籍，既非中國籍，也非俄國籍，而是外蒙古共和國籍！」回話的仍是江森大爾瓜。

堯樂博士聽畢江森大爾瓜的回話後，不禁感慨係之，悲從中來！乃抬起右手食指，指向江森與羅生兩位蒙古人的鼻子，用長者對着晚輩的口吻，教訓起他們二人：

「你們兩位可曾記得，你們名字下的大爾瓜官銜，還是由中國滿清政府所封賜的。再往前說：你們的老祖宗成吉思汗曾是地跨亞歐兩大洲的天可汗。你們聖祖忽必烈汗，也當過中國正統皇帝有百年之久；拔都汗更在歐洲建立了欽察汗國，統治俄羅斯有三個世紀之長。於今你們二人，竟由蒙古貴胄，一降而成爲俄羅斯人的狗腿子。再爲你們主人效力，要我出賣新疆。我真爲你們的祖先難過！你們二人既不克光宗耀祖去反抗俄？而我堯樂博士却不願辱國寶貽害子孫。你們前來新疆可能是一番好意，但我堯某人不能接受。你們五位要知道，哈密維民反金事件，僅是反對金樹仁亂殺無辜的暴政。而史達林竟會

錯了我的心意，認為是新疆維族人起事反對漢族人，反對由漢族主政新疆省政府。這是大錯特錯的想法。請你們回去告訴俄國人，哈密維民反金事件，全係中國內政，應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。用不着俄國政府來『關心』，尤不願史達林越俎代庖，來插手其間。現在就請你們五位，携帶兩顆大印退返外蒙，至於你們運至新蒙邊境的槍彈銀兩，我一件也不要。這是你們首次作代表前來新疆，我本着『兩國交兵，不斬來使』的古訓，要放你們一馬！若你們不死心，要再度來新，落入我的手中，那就不再客氣了！希你們切記勿犯！」

監視俄諜蒙奸離新

堯樂博士義正辭嚴，教訓俄諜江森等五人後，就派人將他們五人護送出反金總部的天山山區。名為護送出山離開新疆，實際是監視他們的行動，恐怕五位俄諜蒙奸再逗留山區，惹是生非。這一件「送印」「拒印」事件，果能到此為止。那麼史達林想插手新疆的事。可能知難而退，就此告吹。不意當五代代表走出山區，道經土胡蘆地方，快到新蒙邊境時，說巧不巧正碰上，甫行升為反金中隊長的和加尼牙孜，率隊巡邏至此。和中隊長發現了五個生人入境，當然要尋根究底的盤查一番。而江森等五人，在人數上既少於巡邏隊，尤其身上沒帶武器。在和某再三逼問下，只好將來新任務，和盤托出一一吐實。和加尼牙孜一聽五代代表，原是由外蒙來新，是專門給反金領袖堯樂博士大都統，送來槍彈銀兩，不禁為之大喜，乃接下回稱：

「你們由外蒙送來的東西，堯大都統不要我要！」

這五位代表在堯樂博士面前碰了釘子以後，正感返回外蒙，難以交代，有辱使命的當兒，一聽和某願意接收俄援鈔餉，可謂正中下懷，不啻為他們五人，解決了一大難題。當即就由首席代表江森大爾瓜回話：

「那就請和中隊長，派人派車隨我們到離此不遠的新蒙邊境，去接收我們送來的槍彈銀兩好了！」

就此五百枝鋼槍，十萬發子彈，五百套軍裝，以及四萬兩白銀，如數到了和加尼牙孜手裏。惟有兩顆大印，他們仍然帶走。在江森大爾瓜想來，他在受命時，要親交反金領袖，也就是回王府二品大都統堯樂博士的，於今和加尼牙孜，雖係反金實力人物，仍僅是個中隊長，還沒有出任國王的資格。因此不聲不響，又將兩顆大印先帶返外蒙首府的庫倫；然後再由俄人轉送到俄京克里姆林內。史達林一看堯樂博士不識抬舉。竟敢拒受他御製大印，真是膽大包天，不識好歹。就此堯樂博士被史達林認為是侵新的眼中釘，肉中刺，不除不快！邇後堯氏雖兩次被迫離新，但始終不向史跪低頭！

和加尼牙孜私自接受俄援的事，傳到反金總部時，堯樂博士甚表不滿。當即下令和某前來總部，予以極其嚴肅的訓示。一見和某的面，就首先斥責的說：

「你為什麼自作主張，要接受老毛子（新疆人對俄國人的統稱）送來的槍彈銀兩？」

「我們維民現在正和金樹仁的省軍週旋作戰，苦於缺乏武器彈藥。於今有人自動送上門來，我們為什麼不要呢？」

「你知道這批俄援，原來是送給誰的？」

「我當然知道，原是送您老的！」

「你知道我為什麼不接受俄援的道理嗎？」

「這個麼？我就想不通其中的道理了！」

「那我就當着你的面，將其中道理說明白吧！老毛子自動自願送槍彈銀兩，給我們維民，決不是同情我們，來拔刀相助。而是想假手維民反金的機會將整個新疆，攪為己有，變成俄國領土。你要知道，現在的蘇俄，是個無神論的極權國家，俄酋史達林更是一位殺人不眨眼的魔王。緊鄰新疆的哈薩克斯坦的哈族人，因受不了共產極權的迫害，紛紛越界逃到新疆來求生，就是最好的說明。一旦我們新疆也單入鐵幕裏。那我們的財產就被共產黨沒收共走，生命也沒有保障；更連信仰胡達（真主）的自由，都要失去。今天金樹仁加諸我們維民的，僅是短暫一時的小暴政，我們還有反對暴政的自由。新疆一旦落入大暴政圈內，就如墜入萬仞深淵裏，即連子子孫孫都無反抗的機會了。這個道理你懂不懂得？」

「這……」。

堯樂博士一看和加尼牙孜，吱吱唔唔答不上話來，就知他仍不大相信，乃接下說出一個簡明的比喻：

「接受俄援，就如吃毒汁，雖可解一時之渴，最後毒發身死。此所以我才不肯接受老毛子的槍枝銀兩。還有兩顆大印。你聽懂了沒有？」

「聽懂了！但槍枝銀兩也無法退還，該怎麼辦？」

「現在五代表已離新他去，我並嚴禁他們再來，想他們也不敢再冒然犯境的。我們當然不宜派人去和他們去接頭！至於你犯的錯誤，可一而不可再！你聽到了沒有？」

「聽到了！」

和加尼牙孜的毒計

和加尼牙孜自被堯樂訓戒以後，就心懷芥蒂，在表面上，雖未與堯氏分道揚鑣；但在骨子裏，却各走各路了。尤且自接受「俄援」後，有槍有錢，就大事擴張勢力，要另起爐灶，不大聽從堯樂博士的指揮節制了。省內省外的人，也都對他另眼相看了！

和加尼牙孜是土生土長於哈密縣東境沁城鄉小堡村的維民。世為哈密回王府的佃戶，以農牧為業。在民國十九年老回王沙馬克沁逝世後，時任新疆省主席金樹仁，想乘此機會，沒收王產，實施改土歸流政策。而世為王府佃戶的和加尼牙孜，竟沒分到一畝農田，因而失業。就此種下仇金的種子。而和某一向小有聰明，可說鬼點子最多的。凡沁城鄉一帶維民有了困難，每多向他請教。

時在民國二十年五月，小堡村維民阿不都有女初長成。被駐小堡村邊卡隊張隊長看上，張隊長不願維漢不通婚的風俗禁條，要假武力強娶成婚。女父阿不都允婚既不願，拒婚又不敢，只得向和某去求救。和某就想出以酒作武器，來對蠻橫無理的邊卡隊長。俟五月廿日婚嫁之日，邊卡

隊全體官兵被邀參加喜宴時，和某以女方族長身份，對邊卡隊官兵殷勤勸酒。結果均皆大醉。和某施展毒計一不作二不休，先用準備好的狼牙棒下令維民一舉將全體邊卡隊官兵擊斃。然後由和某某作主，繳收了邊卡隊的槍彈，並自任為反金的頭目。

所謂哈密小堡民事變，可說是由和加尼牙孜一手所挑來的。事起之初，堯樂博士正以劃縣主委身分，在哈密城西三堡村主持劃縣事宜。聞及此事時，乃以和事的身分，去分頭拜會哈密駐軍劉希曾師長，及金樹仁主席。提出招撫辦法，想將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。無如金樹仁的顧頹無能，劉希曾的剛愎自用，再加上熊發有的好殺成性。竟將和事佬，認為是死對頭。結果逼上「梁山」，當了「宋江」。

堯樂博士被迫進入山區後，就被反金維民，擁戴為反金領袖。堯氏為了加強反金聲勢，首先任命和加尼牙孜由小隊長升為中隊長，並指定土胡蘆地方作為和某的駐地，令其加強巡防工作，免為外蒙兵力所乘。土胡蘆即劃縣時的宜禾縣。其後宜禾縣治未置。乃將伊吾縣治改設在土胡蘆。就此土胡蘆改稱為伊吾縣。土胡蘆是位於東天山北麓下的原野上，因有天山雪水的溶灌，遂出現了一片綠洲。宜農宜牧。遂有政治宜禾之名。

伊吾東鄰就是外蒙古。新蒙之間，根本無險可守。僅依一望無垠的沙漠，將兩地隔開。如用駝馬來往，可說來去自如。因此堯樂博士入山後，為了反金總部的安全。首令和某加強對邊境巡邏的工作。不意當外蒙五代表，碰了釘子路經土

胡蘆，要返外蒙時。正巧遇上和加尼牙孜巡邏至此。就此接受了俄援，也擲為己有。因為和某此時，既有槍彈，又有銀兩，尤且有了現成的軍裝。很快就擴展上千的人馬。也就自封為大隊長了。和某的力量果然成了氣候。就此風雲際會，扶搖直上。竟由王府佃農而成為反金小隊長，再小隊長而中隊長以至大隊長。此時的和某成為省內省外有力人物，爭取的對象了！

英國扶植侵新工具

時至民國廿二年春，小司令馬仲英入新後，為了重視和某的實力，首先就被小司令任命為上校北路副指揮，旋隨馬仲英向省城迪化進攻。當軍至省城東方約百里之處的紫泥泉（盛世才主政後改稱之馬塘）地方。就遭遇到盛世才率省軍來抵擋。盛氏當時深知馬仲英來者不善，也明悉回維兩軍的實力，已超過省軍。如要硬拼實力的話，自覺要居下風。乃利用和加尼牙孜好利忘義的個性，逕施離間之計。派人暗送一紙南疆少將警備司令任命狀，要求和某帶其所部，轉進南疆去當將官。在和某來想，出任南疆少將警備司令，在名堂上要比出任小司令的上校副指揮要響亮的多。尤且南疆是維民聚居之地，出任當地最高軍事省長，無異錦衣還鄉，何樂而不為。就此和某放棄了紫泥泉陣地，趁夜轉進，翻越天山大坂向南疆進發。盛世才也於是夜，在接收了和某的陣地後，就展開黎明攻擊，小司令在遭受兩面夾擊情況下，就敗下陣來。這就是盛世才在乏馬塘一役，擊敗小司令的前因與後果（詳情容在後文再敘）

當和加尼牙孜持上盛督辦的任命狀，跑到喀什就任南疆警備司令時，南疆的政情已大改觀。不僅前任警備司令金樹智服毒自殺；無法接任。喀什兩城已成爲由大英帝國扶植起來的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」的首都所在地。內閣總理以各部會首長，均額滿就任。僅原給堯樂博士所留的大總統職位，尚在虛懸。一因和某是土生土長於新疆的維吾爾族人；二因他又是新疆民變的挑起人；再因他手上握有上千的槍枝。於焉被大英帝國看中，要利用並扶植和加尼牙孜作侵新的工具，製造變亂，於是就讓和某填補這個虛位來當「東土大總統」。在和加尼牙孜來說，能在南疆當大總統，又比警備司令榮耀的多。就此不再爭作盛世才的南疆警備司令；而乘風揚帆當起「東土大

總統」來！

史達林借刀殺維奸

和加尼牙孜原是哈密回王府的一名佃戶。可說是真正平民出身。但未三年就由佃戶而當上「大總統」，真是罕見的奇事。打開五千年中國歷史來找，也找不出第二人來！就以漢祖明皇來說，劉邦與朱元璋二人，雖也是由平民當上了皇帝。但他們二人都是經過幾十年奮鬥，創平了無數的英雄好漢，才當上開國始祖。於今和某僅在新疆變亂中，風雲際會，時未三年，就由佃戶身份，一躍而身爲一國大總統，何人不說這是奇人奇事呢？不過話再說回，凡事得之易，失之亦易。和某當上「東土」大總統，時僅三月未過百日，

就被攻取迪化不成的小司令轉進南疆後，一舉將「東土」政府打垮。和加尼牙孜因恐小司令前嫌難釋，要挖他的心，要剝他的皮，只得棄職逃生。假如和某能翻越喀喇崑崙山逃到印度的話，可能保住性命。不意他竟翻過西天山大坂，逃往哈薩克斯坦，又落到史達林手裏。史魔因痛恨和某，拿上俄援，去替英帝打天下。當然非制裁他不可。但史魔一向殺人，還不願負殺人的名義。乃明令和某返回迪化出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高職；再暗令盛世才，以哈密民變禍首以及投靠英帝的叛國罪狀。於民國廿四年槍斃於迪化西郊的妖魔山下。這就是不愛國家，不顧民族感情，見利忘義，不接受堯樂博士的警告——不得作俄帝走狗與鷹犬的下場！夫復何言！（未完待續）

中外文庫

文 史

論 叢

全一冊

謝 康 教授 著

定價新台幣壹佰元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的又一部精心傑作，析論中外文學家、歷史學家以及政治學者的思想、事功及掌故軼事，深入淺出，字字珠璣，要目有：「評譚嗣同仁學」「新人文觀念與生活覺解

「歷史教學的社會意義」「從律詩駢儷說到中國藝術的特徵」「晚清廣西四大詞人徵略」「略談英、法、德三國比較文學之特徵」「近代法國社會小說之演進」「論報章文學與純文學」「十九世紀法國小說概觀」「從一部同情蘇俄的書看它的弱點」「俄國兩文豪的絕交」「再論文學

史的方法」「論諸葛亮」「屈原底追念」「秦始皇論」「談謝靈運」「論關羽」「韓愈論」「柳宗元論」「岳飛」「曾國藩論」「談彭玉麟」「李香君」「清末民初廣東名詩人徵略」「晚清嶺南學派及其影響」「論中西文學批評之比較」。全書五百餘頁，三十二開本，穿線平裝，定價台

幣壹佰元，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